

西方思想文化经典

卢梭忏悔录

张秀章 解灵芝 选编

*Rousseau
chanhui lu*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
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
高尚的心灵喜悦。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卢梭忏悔录

lusuochanhuilu

张秀章 解灵芝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梭忏悔录/张秀章,解灵芝选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
(西方思想文化经典)
ISBN 7-206-04124-8

I. 卢… II. ①张…②解… III. 自传体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25 号

卢梭忏悔录

选 编	张秀章 解灵芝	封面设计	翁立涛
责任编辑	于二辉	责任校对	宋 春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125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1—10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124-8/G·1297		
定 价	1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爱国·爱心	1
人生·荣辱	9
道德·修养	24
读书·学习	38
自省·警戒	46
文学·艺术	57
友谊·爱情	72
婚姻·家庭	101
美育·康乐	116
真理·谎言	119
宗教·信仰	126
政治·经济	129
科学·教育	145
法律·规范	156
平等·自由	166
战争·和平	180
人类·自然	182
卢梭年谱	187

爱国·爱心

卢梭
忏悔录



我们认为一个不幸的人有多么可怜，我们才对他表示多大的同情。我们在肉体上对我们的痛苦的感觉，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一些；由于记忆力使我们觉得我们的痛苦在继续，由于想象力可以把它们延及到将来，因此，才使我们真正有所同情。虽然共同的感觉应当使我们对动物一视同仁，然而我们为什么对它们的痛苦就不如对人的痛苦那样关心？我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一个人是不可怜他所养的拉车的马的，因为他不去揣测它在吃草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它所挨的鞭子和未来的疲劳。我们虽然知道那只在牧场上吃草的羊不久就要被人们吃掉，我们也不可怜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不会料想它的命运的。推而广之，我们对人的命运也是这样心狠的；有钱的人使穷人遭受了种种痛苦，然而由于他们以为穷人竟愚蠢到不知道痛苦的来由，所以也就以这一点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一般地说，我在评价每一个人对他的同伴的福利所做的种种事情时，要以他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为标准。一个人当然是不会把他所轻视的人的幸福放在眼里的。所以，当你看到政治家谈到人民就表现得那样轻蔑，当你看

到大多数哲学家硬要把人类说得那样坏的时候，你用不着那么吃惊。

《去爱人类》

是人民构成人类，不属于人民的人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用不着把他算在数内。各种等级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则人数最多的等级就最值得我们尊敬。在有思想的人的面前，所有一切社会地位的差别都不存在：他认为小人物和大人物的欲念和感觉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语言，只是他们或多或少做作出来的外表；如果在他们之间果真有什么重大的差别的话，这种差别就在于装模作样的人特别虚伪。人民是表里一致的，所以不为人所喜欢；上流社会的人物必须要戴一副假面具，否则，如果他们是怎样的人就表现怎样的面目的话，那会使人十分害怕的。

《去爱人类》



卢
梭
怀
悼
录

我们之所以爱一个人，是由于我们认为那个人具有我们所尊重的品质。

《爱弥儿》

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如果我们不是人，我们对人类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对人的依赖，就是力量不足的表征；如果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就根本不想同别人联合了。所以，从我们的弱点的本身中反而产生了微小的幸福。一个孤独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惟有上帝才享受了绝对的幸福；不过，我们当中谁知道这种幸福是什么样的



《去爱人类》

呢？一个力量不足的人即使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照我们想来，有什么乐趣可说呢？也许他将成为一个孤孤单单、忧忧郁郁的人。我认为，没有任何需要的人是不可能对什么东西表示喜爱的，我想象不出对什么都不喜爱的人怎么能过幸福愉快的生活。

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与其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如果我们的共同的需要通过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则我们的共同的苦难可通过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一个幸福的人的面孔，将引起别人对他的妒忌，而不会引起别人对他的爱慕。我们将诉说他之所以过得格外舒服，是因为他窃取了他不应当享受的权利；同时，就我们的自私心来说，是更加感到痛苦的，因为它使我们觉得这个人已不再需要我们了。但是，有哪一个人看见别人遭受苦难而不同情的呢？如果从心愿上说，谁不想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呢？我们的心将使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受苦的人，而不会把自己想象为那个幸福的人。我们觉得，在这两种人的境遇中，前一种人的境遇比后一种人的境遇更能打动我们的心。怜悯心是甜蜜的，因为当我们设身处地为那个受苦的人着想的时候，我们将以我们没有遭到他那样的苦难而感到庆幸。妒忌心是痛苦的，因为那个幸福的人的面孔不仅不能使羡慕的人达到那样幸福的境地，反而使他觉得自己不能成为那样幸福的人而感到伤心。我觉得，前者可使我们免受那个人所受的痛苦，后者将从我们身上剥夺另一个人所享

受的那种幸福。

《去爱人类》

如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天性上的国王本来就是极其罕见的人物；那末天性与幸运两者能汇合在一起而把王冠加在他的头上，那就更该是多么地罕见。而且，如果皇室的教育必然会腐蚀接受这种教育的人的话；那么对于那一系列培养出来就是为了治国的人们，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因此，把皇室政府与一个好国王的政府混为一谈的，就只好是自欺欺人罢了。为了能看清楚这种政府的本身究竟如何，就必须考虑到昏庸无道的君主治下的政府；因为这些君主们即位时就是昏庸无道的，否则就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的。

《社会契约论》



卢
梭
悔
景

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社会契约论》

一个小孩子是自然而然地对人亲热的，因为他觉得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是来帮助他的，而且由这种认识中还养成了爱他的同类的习惯；但是，随着他的利害、他的需要、他主动或被动依赖别人的时候愈来愈多，他就开始意识到他同别人的关系，并且还进而意识到他的天职和他的好恶。这时候，孩子就变得性情傲慢、妒忌，喜欢骗人和报复人了。当我们硬要他照我们的话去做的时候，由于他看不出我们叫他做的事情的用处，他因而就会认为我们是在任性了，是有意折磨他，所以他就要起来反抗。如果我们一向是迁就他的，那



么，只要在什么事情上违反了他的心意，他就要认为我们是在反叛他，是存心抗拒他；他就要因为我们不服从他而拍桌子打板凳地大发脾气。

《欲念与自爱》

如果孩子们在平等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他们受尽国家法和普遍意志的熏陶，如果他们受到这些高于一切的教育，如果他们周围都是这样的榜样，能使他们记住养育他们的母亲的温情，她的爱，对他们不可估量的恩惠，他们欠她的情份，无疑，他们将像兄弟一样彼此相爱，不做与社会意志相违背的事情，不用数不尽的虚荣诡辩的口沫取代一个男子汉、一个公民的行动，从而成为祖国的保卫者和父亲，他许久以来一直是祖国之子。

《政治经济学》

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

《社会契约论》

第二种宗教的好处，就在于它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它能使祖国成为公民的崇拜对象，从而就教导了他们：效忠于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神权政体下，人们除了君主之外决不能有任何别的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决不能有任何别的牧师。于是为国家效死也就是慷慨殉道，而违犯法律也就是亵渎神明；并且让犯罪的人受公众的诅咒，也就是把他供献给了神的震怒，Saceresto（让他去受诅咒吧）。

然而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则在于它是建立在谬误与谎话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欺骗人民，使人民盲从、迷信，并且把对神明的真正崇拜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更坏的是，当它变成排他性的与暴君制的时候，它会使全民族成为嗜血的和绝不宽容的，从而它就惟有靠谋害和屠杀才能够活下去；而且还相信杀死一个不信奉它那种神的人，也就是做了一件神圣的行为。这就使得这样一个民族对其他的一切民族都处于一种天然的战争状态，那对它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之有害的。

《社会契约论》



我们希望人们有道德吗？让他们从爱国做起吧。但是，如果他们的国家待他们如陌路人，不给他们任何利益，他们怎能爱国？

《政治经济学》

卢
梭
传
景

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爱自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从这种情感中将直接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同时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所有的儿童都爱他们的乳母；（罗缪拉斯传说中的罗马的创建者，据说，是一只母狼在一条破船中找到的被人遗弃的婴儿，衔回狼窝去以狼乳养大的。——编者注）也一定是爱那只曾经用乳汁哺育过他的狼的。起初，这种爱纯粹是无意识的。谁有助于我们的幸福，我们就喜欢他；谁给我们带来损害，我们就憎恨他，在这里完全是盲目的本能起作用。使这种本能变为情感，使依依不舍之情变为爱，使厌恶变为憎恨的，是对方所表示的有害于或有益于我们生存的意图。感觉迟钝的人，只有在



我们刺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跟着动一动，所以我们对他们是没有爱憎之感的；可是有些人，由于内心的癖性，由于他们的意志，因而对我们可能带来益处或害处，所以，当我们看见他们在倾其全力帮助或损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们表示他们向我们所表示的那种情感的。谁在帮助我们，我们就要去寻找他；谁喜欢帮助我们，我们就爱他；谁在损害我们，我们就逃避他；谁企图损害我们，我们就恨他。

《欲念与自爱》

小孩子的第一个情感是爱他自己，而从这第一个情感产生出来的第二个情感，就是爱那些同他亲近的人，因为，在他目前所处的幼弱状态中，他对人的认识完全是根据那个人给予他的帮助和关心。起初，他对他的乳母和保姆所表示的那种依依之情，只不过是习惯。他寻找她们，因为他需要她们，找到她们就可以得到益处。这是常识而不是亲热的情意。需要经过很多的时间之后，他才知道她们不仅对他有用处，而且还很喜欢帮助他；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爱她们。

《欲念与自爱》

格劳秀斯说，人民可以把自己奉送给一位国王。然而，按照格劳秀斯所说，在把自己奉送给国主之前，人民就已经是人民了。这一奉送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假设有一种公共的意愿。因此，在考察人民选出一位国王这一行为以前，最好还是先考察一下人民是通过什么行为而成为人民的。因为后一行为必然先一前一行，所以它是社会的真正基础。

《社会契约论》

国王总是想使自己成为绝对的，人们遥遥地向他们呼吁：作一个绝对的国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受人民的爱戴。这条准则是非常之美好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于还是非常真实的。然而不幸，这条准则在宫廷里却受尽了人们的嘲弄。由于受人民的爱戴而得到的权力，无疑地是最大的权力；但它却是不稳定的而又是有条件的，君主们永远也不会以此为满足。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能为所欲为，却又并不妨碍他自己依然是主子。一个政治说教者很可以向国王说，人民的力量就是国王的力量，所以国王的最大利益就在于人民能够繁荣、富庶、力量强大。然而国王很明白这些都不是真话。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不能够抗拒国王。我承认，假如臣民永远是完全服从的话，那么这时候君主的利益也还是要使人民能够强大有力，为的是这种力量既然归自己所有，也就能够使自己威震四邻。然而由于这种利益仅仅是次要的、从属的，而且这两种假设又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十分自然地，君主们就要偏爱那条对于自己是最为直接有利的准则了。

《社会契约论》

要使一个君主制的国家能够治理得好，则它的人口或者说它的面积，就必须依统治者的能力来定。征服一个国家要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

《社会契约论》



卢
梭
论
集

人生·荣辱

卢梭忏悔录



这时，我的健康不但一点没有恢复，反倒眼看着一天天坏下去。那时，我苍白得像个死人，瘦得像副骷髅，脉搏跳得很厉害，心跳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并且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我甚至衰弱到连动一动都觉得很吃力，走快点就喘不过气来，一低头就发晕，连最轻的东西也搬不动；像我这样一个好动的人，身体竟坏到什么也干不了，真是最大的苦恼。无疑，所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掺杂有神经过敏的原因。神经过敏症乃是幸福的人常得的一种病，这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树叶的沙沙声或一只鸟的叫声往往会把我吓一大跳，在安适的宁静生活中情绪也不平静。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对舒适生活的厌倦心情，使我多愁善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人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当我能够愉快地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我那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不允许我享受，而且谁也说不出来我的疾病的真正原因所在。后来，虽然我已届晚年，并且患有真正严重的疾病，我

的身体却好像恢复了它原有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经受自己的种种灾难。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正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身体已经衰弱不堪，我却觉得在我这受苦的晚年，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倒比在真正幸福的青春时代更有活力和更为充沛。

《忏悔录》

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

《忏悔录》



爱惜才华吧，保护那些才华修美的人物吧。文明的民族啊，培养他们吧。

《科学与艺术》

卢
梭
忏
悔
录

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这个决心更易于实现了。文章一得奖，狄德罗就负责叫人把它印了出来。我还卧病在床的时候，他就写了短函，报告我文章出版的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果。短函里说：“真是直冲九霄；这样的成功还没有前例呢。”这种社会大众的赏识绝不是钻营得来，而且又是对一个无名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对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时为止，尽管内心有所感觉，总还是有些怀疑。我立刻看出，利用这个成功，对于我正准备执行的那个独立生活的计划，将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个在文坛上有点名声的抄缮人，工作大概是不会缺乏的。

《忏悔录》



说到才能，我的看法是，对一个有才能的人，知识会使他们更完善、更强大；而对缺乏才能的人，学习只会更多地剥夺他的理智，使之成为一个平庸的、无才智的、迂腐的蠢人。

《论文学》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的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柳克丽希亚^①，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忏悔录》

这些凄凉而扣人心弦的遐想，使我怀着遗憾之情进行反省，而这种遗憾却又不无若干甘美的滋味。我觉得命运似乎欠了我一点什么东西。既然使我生而具有许多卓绝的才能，而又让这些才能始终无所施展，这又何苦来呢？我对我的内在价值有所意识，它一面使我感到受到不公正的贬低，一面

^① 柳克丽希亚，古罗马妇女，因被国王塔克文的一个儿子侮辱了，愤而自杀；这个案件引起了民众起义，导致王政的废除和共和制的建立（公元前510年）。柳克丽希亚成为坚贞妇女的象征。

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感觉，并使我潸然泪下，而我生平就是喜欢让眼泪尽情倾泻的。

《忏悔录》

人要是惧怕痛苦，惧怕种种疾病，惧怕不测的事件，惧怕生命的危险和死亡，他就会什么也不能忍受的。

《忏悔录》

我们的种种欲念的发源，所有一切欲念的本源，惟一人一起产生而且终生不离的根本欲念，是自爱。它是原始的、内在的、先于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而且，从一种意义上说，一切其他的欲念只不过是它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可以说，所有的欲念都是自然的。但是，大部分的演变都是有外因的，没有外因，这些演变就决不会发生；这些演变不仅对我们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害处；它们改变了最初的目的，违反了它们的原理。人就是这样脱离自然，同自己相矛盾的。

自爱始终是很好的，始终是符合自然的秩序的。由于每一个人对保存自己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而且应当是不断地关心我们的生命。如果他对生命没有最大的兴趣，他怎么去关心它呢？

《欲念与自爱》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把我置于他们的所





谓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厌恶透了，我决计从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这种交情并不妨碍自由，却构成人生的乐趣，同时有平等精神作为基础。像这样的交情，我当时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尝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实适合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使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使我险遭没顶的风暴、争吵和烦恼。

《忏悔录》

这些我很清楚地预见到了：幸福的时刻像闪电般过去了；不幸的时刻已开始，没有人能帮我判断它何时结束。一切使我惊慌和丧气；一股致命的郁闷之气袭击着我的心灵；想哭泣而没有明确的原因，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看不出未来有什么不可避免的灾祸；我心里抱着希望，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唉！树从根上被砍断了，树叶上浇水还有什么用呢？

《别离的痛苦》

啊！只有来自你的打击我是无法忍受的，看到那应该使我感到安慰的人却加重了我的痛苦，这对我是可怕的。我期望着多少甜蜜的慰藉，却连同你的勇敢一同烟消云散了！我有多少次指望你的力量将鼓舞我不致颓丧下去，你的优点将抹掉我的过失，你的德行将重振我疲惫的心灵！

《别离的痛苦》

我们不可能知道绝对的幸福或绝对痛苦是什么样子的，它在人生中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们在其中领略不到纯